

多年前曾看到美國第三任總統杰斐遜給他孫子提出的忠告:

今天能做的事情絕對不要推到明天;自己能做的事情絕對不要麻煩別人;絕不要花還沒有到手的錢;絕不能貪圖便宜購買你不需要的東西;絕對不要驕傲,那比飢餓和寒冷更有害;不要貪食。吃得過少不會使人懊悔;不要做勉強的事情,只有心甘情願才能把事情做好;對於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不要庸人自擾;凡事要講究方式和方法;當你氣惱時,先數到10再說,如果還是氣惱,那就數到100。

而後來我又有幸讀到美國硅谷著名的股票經濟人約翰·丹佛相反的言論:

今天能做的事情如果放到明天去做,你就會發現很有趣的結果,尤其是買股票的時候;別人能做的事情,絕對不要自己動手去做,只有別人做不了的事情才值得做;如果可以花別人的錢來為自己賺錢,就絕對不從自己口袋掏一個子兒;我經常在商店打折時去買很多東西,哪怕那些東西現在用不着,可總有用得着的時候;很多人認為我是一個狂妄自大的人,這有什麼不對呢?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不為自己驕傲;我從來不認為節食這麼無聊的話題有什么值得討論的,我相信大多數人跟我一樣喜歡美好

的食物;我常常不得不做我不喜歡的事情,因為這個世界上,我們都還沒有辦法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;我常常預測災難的發生,哪怕那個災難的可能性,在別人看來幾乎為零;我認為只要目

才有寄託,才有奔頭。然而聶紺弩老先生卻說過另外一句話“哀莫大於心不死”。這里同樣有深邃的含義,不到一定的歲數是不會明白的。這樣相左的看法,在我國古代就有不少。

# 大相徑庭的人生智慧

的確定,就不惜代價去實現它,過於講究方法,只會延誤時機;我從不隱瞞我的個人愛好,以及我對別人的看法,尤其是當氣惱的時候,我要用大聲吼叫的方式發泄出來。

一看就知道,這番話是針對杰斐遜的忠告而發表的。兩人看法大相徑庭,各有各的道理,同樣人生智慧,沒有什麼對錯。

我國有句老話叫“哀莫大於心死”。對一個人來說,最可怕的是失去希望,人有了希望,



唐朝開元年間,宰相李林甫問一位禪師:“肉當食耶?不當食耶?”這個問題不大好回答。佛家廟堂當然是不開葷的,但是朝廷官員不可能像禁欲的和尚。既不可叫李林甫不吃肉,也不可鼓勵他吃。禪師答曰:“食是相公的福,不食是相公的福。”高,實在是高!

衆所周知,普陀山是菩薩道場。筆者在那里旅遊時發現有不少海鮮店,不少人坐在桌旁大快朵頤,也有人買下即將被殺的魚蟹準備放生。是該進店吃呢?還是救下放呢?我曾經看過

的《觀音的秘密》書中禪師早有明示:“救者慈悲,不救者解脫。”阿彌陀佛!各位看官,自己看着辦吧。

世上的事就是這樣的。就拿剛結束的里約奧運會來說吧,中國女排屢戰屢敗,卻屢敗屢戰,一次次跌倒,又一次次站起來拼搏,終於奪取金牌,體現了“更高更快更強”的奧林匹克精神!而誰能說連自己獲得銅牌(並列第三)都不知情的“洪荒女神”傅園慧是來打醬油的?還有僅僅取得第四名連獎牌都沒有的羽壇老將林丹不是英雄呢?“重在參與”,也是奧林匹克精神!

人生處世辦事猶如行路,常有山水阻身。行不通時,可以根據實際情況,學愚公開山架橋,也可轉個彎,繞過障礙,只要成功到達終點就行。有時候我們需要讓思緒轉彎的智慧;還需要有“低頭”和“退步”的思維。五代時的契此,就是那個“笑口常開,大肚能容”的布袋和尚(據說是彌勒佛的化身),有一首《插秧詩》:“手把青秧插滿田,低頭便見水中天。六根清淨方為道,退步原來是向前。”菩薩說的話,總有他的道理吧。前人的忠告是前人的思考和經驗,這些人生智慧,有的只適合於一方地域,一個時期或一類人群。我們要有自己的思考,不要抱怨玫瑰有刺,要為荊棘中有玫瑰而感恩。要將別人的經驗當做一盞燈,而自己才是走路的人。

有一次,家里的地毯用舊了,我卷起來摺好準備丟掉,換新的,沒想到站在身後的小兒子樂朋,竟大哭起來,叫道:“地毯太可憐了,它又不是垃圾,怎麼可以丟掉?”我被這出奇的同情心怔住,原來七歲的孩子將生活中的物品看成相互依存的朋友;孩子廣泛的同情心十分敏銳,其中就含着虛靈的“天機”。經過後天智能活動的梳理,成人逐漸失去樸實真確的世界。

由此我想起一個天真的小女孩,得意地將母親以上布手工縫製的新衣穿在身上,穿來穿去穿不厭,她的生命就充滿着自然親情的“天機”。有一天,當她發現母親的手藝太土氣,還不如路邊地攤上那件機器縫製的布衣服時,生命的美趣就折損了。當再發現路邊地攤上的不能穿,進而覺得百貨公司挂着的那件才帥氣;再發現百貨公司的成衣也不能穿,進而認為裁縫師傅為自己定做的才能穿出身份;再發現一般裁縫做的還是不夠盡顯身份,必須是巴黎

名師為自己定做的才算有氣派……人世愈深,離母親親制的衣服愈遠,愈墮入虛榮嗜欲的俗套里,生命的靈慧與美趣愈淺薄,“天機”也就愈淺了。

我又想起酒喝多了的阮籍,他躺在酒店年輕老闆娘的身邊,酒店老闆看慣了他如此,也從不責怪。那是阮籍保有了生命中的“醇厚”的部分,沒什麼可避嫌疑的,所謂“一性定靜,天機明妙”。這良善單純的本性就是“天機”,用世俗、禮法、風化的眼光去看,就覺得他違背了禮俗。

我覺得,做人能多存一些純正的“天機”,少一些世故的“人爲”,才能享受生命的美。《孟子》里一再討論過這個問題:一位諸侯看見要牽去宰殺做祭祀的牛害怕得發抖,心里不忍,就叫人換一只羊,沒想到被別人批評為“愛牛不愛羊”,以小易大,是爲了發財;有一個孩子將掉入井里,旁邊的人只知怵惕地去救助,沒想到被別人批評為想博得贊譽,想討好孩子的爸爸。其實一開始觸動的天性愛心,便是純純的“天機”,而後起的、紛紛的理性評論,乃是沒什麼價值的“人爲”。人在單純的“第一義”里都只有善良的天性,到了複雜的“第二義”里才滋生出無聊的價值判斷或人生的規範。

再讀林語堂的《生活的藝術》,他認為人的快樂必須以天賦本能的和諧為基礎,應少去聽哲學家的話。哲學家大多是在欺瞞自己,反把許多自然完美的東西弄成不完美。他主張“必須脫離這種哲學的酷熱和惡濁的空氣,進而重獲一些孩子的新鮮自然的真見識”。林先生正好批評了公式化、矯飾化、簡單化的“人爲”,而主張尋回人類清純而元氣充沛的“天機”。

古人也有同樣的主張:辯士說了一句話,句句令人豎起了耳朵,但如何比得上嬰兒的一笑讓大眾聽了就醉心;辯士的才能難道不如嬰兒?不見得。因為辯士是“意造”的人爲,而嬰兒乃是“天動”的天機;真正教心靈愉悅的乃是天機,而不是人爲。(作者:黃永武)



## 天機與人爲

木木來電話說氣爆了,想不通這個好脾氣的小姐怎會大發脾氣?原來她和幾位朋友在一起吃飯,其中一位很熟的姐姐對一位男性朋友說:“木木夸咱們幾個人真是老鐵,難得您戒備心這麼強的人都和我們打成一片了。”

木木瞬間凌亂,她轉述這句話至少表明瞭自己在背後議論過那位男性友人,而且他是個很介意這些小節的人。

其實這很冤枉,她只是偶爾發表對他的看法,那位姐姐卻爲了表白關係將原話掐頭去尾學了過來,讓她好生尷尬。雖然是以玩笑的口吻說出來,但木木第一次對她的快言快語生出了一種反感。

生活里總有一些人,沒有分寸感,拿不懂禮貌當作心直口快,置對方全程難堪。康德說:“禮貌時常帶有演技的成分,可並不是一件壞事,禮貌是一種讓人感到開心的美德,也許不一定總是真的,卻是出于善意與尊重的。”

的確,如果我們都能尊重對方的想法,尋找對方的優點,體方對方的需求,把對方放在心上,去做一個心里有愛,口中有德的人,就懂得如何說話了。

網上流行過一句話:“你說話讓人舒服的程度,能決定你所能達到的高度。”那么,何樂而不爲呢?

何炅是一位公認有涵養的主持人。他的涵養除了體現在主持節目時的錦心秀口、待

人接物的真誠,睿智豁達的邏輯,再有他具備了談吐上的教養,侃侃而談時,讓人如沐春風,真正的體貼周到。

錄制《中國最強音》時,陳奕迅曾吐槽自己因意見不合而被其他三位評委孤立,埋怨他們

不帶自己玩:“他們完全沒有考慮過我的意見,我要求調位子,我要坐中間。”

何炅立刻接話說:“沒有啊,你坐哪里都很受歡迎啊。”一句話,既維護了陳奕迅受傷的面子,也不至於讓其他幾位評委難堪。

謝娜曾在《快樂大本營》里面吐槽以前的主持方式太做作,所以她認爲自己一輩子當不了主持人,何炅擔心謝娜受到網友的攻擊,連忙說:“當時的主持比較規範而已。”

的確,這份周到並非世故,而是爲了大家都周全。因爲,會說話並非代表情商高,它展現了一個人的基本修養,也不代表老好人、和事佬,流露出更多的是和煦燦爛。

凌姐是我們身邊很有修養的女人。說話時她會看着你的眼睛,身體微微前傾,面帶微笑,語速不快不慢,偶爾意見不和時,她不固執,卻也不盲從。

記得有一次,幾個人湊在一起聊天,主題是聊孩子,從教育聊到風氣,後來不知怎麼

畫風一轉,聊到女孩子嫁人的觀點上。我記得當時有個人爲女兒成績不好擔心,另一位尖着嗓子說:“女孩什麼學習好不好的?能嫁個好人家才算好。”

幾個聊天的面面相覷,知道她是有錢人,平時飛颺跋扈,牙尖嘴利的喜歡在言談中佔上風,我們聽了她的觀點不知該如何接口,又聞到一股火藥味,反駁吧,難免傷了和氣,不反駁確實無法認同她的謬論。

我希望這個話題快快過去,卻聽到凌姐不緊不慢地說:“女孩還是接受高等教育好,至少爲了下一代。”

“我就是初中生,不照樣過得好?”凌姐笑笑接口:“當然,嫁得好是您的福氣,但過得好也需要別人的能力啊。”

語氣平和令人無從反駁,不卑不亢地化解了暗藏的尷尬。有人年輕時,不懂聊天方式,可能錯過心上人;步入社會了再不注意態度,就會很難立足;成家後,由着性子說話,錯過

的是溫情和幸福,因爲沒有人會喜歡一個態度粗暴、舉止野蠻的人。

《菜根譚》中有這樣一句話:“使人有面前之譽,不若使其無背後之毀;使人有乍交之歡,不若使其無久處之厭。”說的就是在朋友當面能如沐春風,背後也要有恰好處的沉默;既有初識時的相見甚歡,也要在長久交往中把握好度不讓人生厭。

語言是本能,偶爾也會受情緒的影響。但真正有涵養的人是不會容忍壞情緒影響自己的言行舉止。蔡康永說過:“你說話的方式決定了你對自己的定位,以及你在別人眼里的形象。”好形象,是自己樹立的!



## 因爲用心

唐貞觀元年,李積擔任並州都督。當時,並州的參軍事是張文瓘。李積常跟別人說:“張文瓘將來必成大器,我不如他。”於是,平素總是特別禮遇他,重用有加。

一同被李積器重的,還有兩個下屬。後來,李積將要入朝做官,分別贈送給兩人一把佩刀和一條玉帶。唯獨張文瓘,他什麼也沒有給。

臨行時,張文瓘一直把老上級送到二十里外。李積說:“千里相送,總有一別,你送得這麼遠,一定有什么要說的吧?”張文瓘遲疑了一下,道出了胸中的鬱悶:“同樣是您的下屬,他們二人都得

到了您的賞賜,而您好像把我忘了一樣,因此心中不安。”李積一聽笑了,說:“他倆其中的一個,做事優柔寡斷,於是我贈送以刀,提醒他做事要果斷;另一個人呢,有些放蕩不羈,於是贈送他帶子,警示他做事要檢點,懂得約束。而你呢,之所以沒有收到任何東西,是因為你真的不用我囑咐什麼。”

這個故事出自《太平廣記》。李積爲什麼這麼看好張文瓘呢?李積認爲,他“宏才特達,無施不可”,意思是說,張文瓘才能廣博、心性通達,凡事都可以辦得十分妥當。自然,老上級十分放心。也正如他所料,後來張文瓘果然一步一步成了唐朝的宰相。

劉向在《說苑》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,說梁州有一個叫韓伯俞的人,“性至孝”。如果有什么過失,母親就會杖打他,但他每每“跪受無怨”,從來不喊一句疼。

有一天,由於一件事,母親又杖打他,他突然號啕大哭起來。母親覺得很驚訝,兒子受不了疼痛,難道變得沒出息了嗎?於是,她問兒子緣由。伯俞說:“以前您打兒子,很疼,兒知您身體康健;而現在,您打兒子,兒子已經不再疼痛了,由此知您氣力已衰,所以悲泣。”

一個人,因爲知你,才不跟你客套,也不來虛情。

## 穿衣

那時,過完年新衣服就被母親收起來了,壓在箱子底,等比較隆重的場合再穿。可平日裡倘若去姨媽家,母親都會將過年時的新衣服取出來給我們穿上,帶的東西也不比過年差,顯得極爲隆重。又不逢年過節的,有必要嗎?在我嘀咕時,母親說:“媽這些姊妹里,就數你姨媽最心疼我了,不能讓你姨媽操心。”

多年後在處理很多事時,我都會想起兒時穿衣的事。



# 你說話的方式決定了你的高度